

## 河流的遗忘



桥亭。



寺前桥。



寺前桥老街。



寺前桥老街及周边区域航拍。

舒宁晖/文 庞辉斌/图

四月，雨下得酣畅淋漓。金清港百米宽的河面，浩浩汤汤，急流奔涌。

在当地文联同志的陪同下，我从新河镇披云大桥北端进入，探访素有名声的寺前桥老街。老街的入口位于数幢上世纪90年代的建筑后面，我们转过几个巷道后，在一面白色瓷墙的后面见到了黑色飞檐的一角。这种新老建筑的间插混搭之风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城乡建筑的常态，且在沿海经济先发地区尤为明显。

那天的雨大得有点奇怪，雨水滂沱，雾气迷离，连当地文联同志也差点走错了岔路。寺前桥老街似乎在借助气象之力将自己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中。

寺前桥老街现存的规模已经很小。若不是雨天阻碍了行走速度，我应该可以在十分钟内逛遍整个街区。当然，我不大愿意一脚踏进老街的历史。我期待雨下的老街，在雨水和泥泞之中，在明丽与黯淡之间，逐渐映照出其真实的历史容颜。

寺前桥老街因“寺前桥”而得名。寺前桥的正名是“金清大桥”。桥的历史可循，1775年，由当地绅士李聚英、金克玉、蔡良蔚等募金数千镮建成。在此后近两个半世纪内，战火纷乱不息，社会激荡不止，金清大桥历经波折，得以保全真身，实属不易。

寺前桥老街的形成应该早于桥的建成。新河建城于1395年，城高三丈，周围五里六十八步。从那年起，新河从一个纯军事单位逐渐向地方行政单位过渡。当然，直至1660年裁撤千户所之前的200多年里，其军事功能始终未弱化。也许正是新河的军事功能，从1395年建城到1775年建桥期间长达380年的时间里，绵延百里

的金清港俨然成为冷兵器时代的一道天堑。这道天堑在经济和社会功能上的展现，显然是在“金清大桥”建成后的事了。

河流历来是文明孕育之源。大河孕育了世界四大文明，而规模体量小一点的河流也可促成小区域文明的兴盛。800里台伯河孕育了古罗马帝国，200里浙北通衢富春江滋养了桐庐、富阳两地，也孕育了元明两代南方文化高峰。作为台州地区两条最重要的河流之一，金清港流经1200平方公里，滋养了温黄一带百万生灵，也带来了商贸上的繁盛。

寺前桥老街作为百里金清港沿线的交通枢纽，在此后两个多世纪里，汇集各地商贾，泊运水陆物流，繁盛历史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。我的儿时记忆中，犹存当年随大人乘客船赶赴新河所见到的“物资交流”的盛况。当地老人口述民谣“新河所，所四门，门门走马；寺前桥，桥五洞，洞洞行船”，正是当时的写照。

现代文明的发展不能完全掩盖古代文明的痕迹。上世纪80年代，金清大桥在丧失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后，繁华归于寂静，唯有咫尺街区和百米石桥映照历史。老街的木楼历经百年后，以粗粲的纹理呈现岁月的厚重。

当我凝视正淹没于如注流水中的屋檐时，发现檐下挑出的斗拱竟然是以流畅的云纹线条雕饰的。这种斗拱构造在手工业时代是建筑主体结构的主要承重部件，因而在中国古代房屋结构中非常普遍。寺前桥老街木结构房屋的斗拱极为精美，除了刚才看到的云纹雕饰外，还有人物雕饰。这种雕饰技法不同于常见的浮雕，而是采用圆雕与透雕结合的手法，造型写实中结合写意，刀法娴熟，线条柔美。显然，那是一份属于江南的婉约，此刻它呈现的是一种历史的轻盈与华美。

轻盈与华美似乎不是新河这部历史的主旋律。当然，我们在访寻历史遗迹时，所期待的历史面容，也应该是厚重的、雄浑的。新河历史的厚重与雄浑，源于金清港，更与一位辉映中国历史的理学集大成者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1181年，理学大家朱熹踏上新河的土地。朱熹不是来设立他刚创立不久的“闽学”学派分支的，尽管史料也有佐证朱熹在黄岩留下理学传播的事实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通过为官一方施行自己的政治抱负，传播自己研学理论的并不少见。当时，朱熹理学誉满天下，“受业者几遍大江之南，而黄岩为独盛”。但是到了新河，朱熹注定要成为一名关注国运、拯救民生的实践家。

他看到的台州大地是这样的，“连遭荒旱，细民艰复”，仅宁海一地流移人口已逾千。他连续上疏《奏巡历至台州奉行事件状》《奏台州免纳丁绢状》《再乞给降钱物及减放住催水利等状》等。这些奏疏不仅仅是一位封建士大夫出于“民心不安”“民愿难平”的忧国之心，更是出于“天地寥寥”“夜不能寐”的爱民之心。

当我们回顾历史，拜读他在新河大地上，在金清港浩渺水面上泣血写就的惠泽数百年的历史“巨著”时，已是“风细月明”，不惧江河自潮。

我们应该不会遗忘的是836年前的这一年，南宋王朝第二个皇帝赵昀在任的第八个年头，浙皖等省连发水灾，饿殍遍野。赵昀采用朱熹的“社仓法”，建仓地区“人无菜色，里无嚣声”。赵昀应该是对朱熹倍加信任，派朱熹巡历浙东各地。

朱熹到新河后，与当地能人商讨治水排涝抗旱之事，并获得100多年前元祐间宁海提刑罗适建永丰闸、黄望闸、周洋闸的经验。罗适首建三闸，具有蓄水防旱功能，大大方便了农田水利。

至今，罗适在新河民众中的地位仍是极高的。

朱熹心怀宏愿，本可以在1182年启动建闸工程，但因一份关于建闸的奏章，招致免职。琢磨学问之人，往往不会琢磨人。朱熹巡历浙江得宰相王淮举荐。朱熹的治水奏章却弹劾了王淮的姻亲台州知府唐仲友。此时的朱熹若不被免职，倒是奇怪了。

朱熹被免职的原因证明他是当时官场上的“愣头青”。这种“愣头青”的行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政治上的不成熟，但往往又具有民生责任上的担当与对自己政治抱负的执着。朱熹显然是一位为官一方，必施仁惠之政的实干家。

从浙东提举差主管台州崇道观，被贬官降级的朱熹反而更加潜心治理台州水利。这也许是士大夫的迂腐，却是百姓们的福祉。1184年2月开始，历时1年9个月，朱熹建成回浦、金清、长浦、鲍步、蛟龙、陡门六座闸，并增修永丰、黄望、周洋三座闸。从此，温黄平原“田亩七十多万，尽为膏腴”。

也有资料证明，并非朱熹亲自建成六座闸，而是朱熹举荐两位后学，才得以全部完成工程。无论如何，朱熹建闸不仅被写入史料，也写入了百姓心中。新河百姓设立朱文公庙以授朱熹之勋。在百姓心中，此勋高于理学大家之名。我想，朱熹也是这样认为的。

河流的历史是绵长的，是磅礴大气的。河流的历史也在波涛中被蚀化，甚至湮灭。新河的历史在金清港江水中发芽、成长，也有的在金清港江水的淘洗中被蚀化。

当朱熹以新河闸桥群的形态屹立于新河的历史中时，那是不容易被淘洗和蚀化的，也是不容易被我们遗忘的。

走出老街，金清港水势更猛，水流更急。滔滔江水挟带着砂石与泥土向东海奔涌而去。

